



穿越漢中

□ 羅毅

假日，遇雨，人車洶湧。行走漢中，去拜將壇，走定軍山，謁武侯祠，拜謁革命紀念館……一人漢中城，見縫插針，時而西漢東漢，轉眼三國鼎立，車過身又是紅軍來了。好一個乾坤顛倒，時空錯亂，最大的感覺是“穿越”了一回。

一

不論當下美景，不說風物勝境，單就人文論，就讓初來漢中者膜拜得無以復加。

西漢時期，漢中城固人張騫，奉武帝之命，兩番出使西域，開辟橫跨歐亞大陸之交通要道。艱辛備嘗的外交官，成為陸上絲綢之路開疆者，中原與西域交往，使得兩地經濟、文化水乳交融。這是漢中的驕傲。

東漢以降，宦官蔡倫在封地龍亭，用樹皮、漁網、竹子压制而成“蔡侯紙”。造紙術的誕生，成為古四大文明之首，為中國文化傳播世界產生深遠影響。“紙聖”造紙的千古佳話，至今仍在漢中蔡倫墓祠景區經久相傳。這是漢中的榮耀。

《史記·范雎蔡澤列傳》曰：“棧道千里，勇於蜀漢，使天下皆畏秦”。聞名於世的褒斜、金牛、陳倉、子午、米倉等棧道，自三千年前始，次第延展於漢中南、北山澗川谷之中，成為古代貨運、驛站、鋪遞、關隘等政治、軍事、經濟的重要交通樞紐。這是漢中的榮光。

褒斜古道南端褒谷，有石門隧道。隧道內外壁及谷口南北山崖間，遺存摩崖石刻十三種，統稱為石門漢魏十三品，其中漢隸大字“石門”“石虎”摩崖石刻，視為書法瑰寶，為後人臨摹、景仰。這是漢中人文尤為耀眼的光芒。

至於漢中名貴的朱鷄，乃當今世界發現的唯一野生朱鷄種群，在陳忠實先生筆下，華美驚艷得無以復加；勉縣武侯祠內，那一株亭亭玉立的古旱蓮，擁有“植物熊貓”美稱，因其珍貴、獨特、秀麗，而成為“漢中市花”……

二

公元前207年，秦朝滅亡。次年，劉邦在漢中被項羽封為漢王。興漢勝境中，劉邦以退為進，勵精圖治，選賢任能——蕭何足智多謀，張良激流勇退，張騫凿空通西域，李固耿直為人臣……尤其是大手筆的拜韓信為大將，拉開楚漢相爭序幕，最終建立西漢王朝。

漢中，漢家發祥地。

兩千兩百三十年後的五月，我與家人，擁抱漢中。擠過推前涌後的人流，冒雨走進古老而又年輕的拜將壇。

公元前206年，漢高祖劉邦在漢中“擇良日、齋戒、設壇場、具禮”（《史記 淮陰侯列傳》），拜韓信為大將。壇場遺址，歷經千年風雨，經多次修繕而“風雨不動

安如山”。

邁過古色古香的漢闕大門，見遼闊的棋盤廣場上，亭台水榭、烽火哨台、漢代石刻畫像等建築群，與蒼翠園林景觀交相輝映。

廣場後方中央，呈秦漢時期覆斗造型的壇場平地而起。覆斗正中位置，“漢大將韓信”花崗岩塑像，巍然屹立。鎧甲裹身的大將韓信，左手握寶劍，右手執將印，目視遠方，英氣逼人。

執大將印的韓信，忠心明主。史載“兵仙戰神”上任後，明修棧道、暗渡陳倉、奪取關中，進而北伐東進，逐鹿中原……這位來自淮陰，曾受胯下之辱的將才，志蓋群雄，縱橫天下，被譽為“漢初三杰”“國士無雙”，最終却因功高震主，慘遭殺戮。

韓信一生，集磨難、屈辱、輝煌、失意和悲慘於大成。其成與敗、功與過、得與失，令人喟嘆。雖距今已達2000多年之遙，因了韓信個人經歷、事跡和與之相關的成語、典故，仍然多達數十條，如匹夫之勇、背水一戰、四面楚歌等等，皆為世人學習、追思、仿效。

三

三國鼎立。漢中風雲激蕩。曹操兩臨漢中地。劉備駐蹕古漢台。諸葛亮屯兵漢中，休士勸農，千古華章《出師表》……彈指一揮間，烽火散盡，遺存漢中境內的眾多文物古蹟，成為厚重人文的見證。

我們驅車勉縣，下榻漢水之濱。

趁着夜色，來到清風浩蕩、明月朗照的江邊廣場，見仿古沔陽樓高聳；聆周遭樂音悠揚；悠閑的男女老幼，或散步、或跳舞、或遊戲、或遛狗，燈光月影之下，一派和諧、安祥景象。舉目夜幕中靜水流深的漢江，虹橋臥波，流光溢彩，熠熠生輝。

遙望漢江對岸，定軍山十二峰巒，在月夜里若隱若現。那曾經在此隆重上演的金戈鐵馬大戲，可是余韻裊裊？

當年，智慧化身諸葛亮，嘔心瀝血，輔佐劉備創建蜀漢帝業。一代名相在漢中，屯兵八載，六出祁山，北伐曹魏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，病逝五丈原，遺命歸葬於定軍山下……

次日上午，打卡保存完好的勉縣武侯祠、武侯墓後，信步林木葳蕤的定軍山主峰。越過那一道仿古山寨大門，駐足半山腰處的“神兵天降”大型石雕塑——八匹駿馬，載着披堅執銳的蜀中將士，自西向東奔突。剎那間，仿佛金鳴鼓擂，戰馬嘶鳴，殺聲震天。老黃忠在此躍馬馳騁，施拖刀計怒斬夏侯淵，取得定軍山大捷的故事，涌上心頭。

離開勉縣定軍山的路上，金融職業所系，我記起了那一枚價值連城的古錢幣——“傳形五銖”真品，靜靜躺在漢中博物館內。散發出濃烈古舊氣息的錢幣，精準告訴

後來人：那時三國，各家自行鑄幣、流通使用，雖是戰火連年，卻不乏商賈往來、貿易融通。

“傳形五銖”在漢中，是史上眾多五銖幣中為最特殊的貨幣，是三國金融融通流通的物證。

四

時間之車，駛入20世紀30年代。一杆紅旗指路引，陝南紅了半边天。

怀揣敬仰之心，虔誠走進漢中之南的川陝革命根據地紀念館，把陝西鄉黨口口相傳的“鄂爾款”（鄂豫皖的口音）在陝南轉戰鬥爭的故事，溫習、復習、鞏固、記憶。

1932年10月，紅四方面軍主力被迫退出鄂豫皖蘇區，奉命向西轉移。部隊翻越秦嶺抵達城固後，鑒於漢中盆地狹窄，加上當地連年旱災，糧食歉收，大部隊無法久留的實際，指揮員放棄了在漢中立足的打算。考慮到四川軍閥連年混戰，川北敵軍兵力空虛，且回旋餘地較為廣闊，遂決定向四川發展。

從1932年12月始，紅四方面軍兵鋒向南，相繼解放四川通江、南江、巴中等縣，逐步形成以通江、南江、巴中為中心，範圍包括23個縣政權、約600萬人口的川陝革命根據地，隊伍擴編至5個軍、80000餘人。

至1935年4月，兩年多的時間里，紅四方面軍與川陝邊區黨和人民一道，在陝南、川北的崇山峻嶺間，與國民黨反動派川陝軍閥進行艱苦卓絕的鬥爭，創建了川陝革命根據地，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光輝篇章。

辭別紀念館，我被紀念館大門左側山岡上的一處景致吸引。

廣場之上，巨大的紅旗造型背景牆前，有一尊栩栩如生的雕塑——巉岩之上，一匹前蹄騰空、後腿站立的銀色戰馬，仰天長嘯；馬背上扎着綁腿的紅軍戰士，頭戴八角帽，腰挎駝殼槍，左手挽韁，右手高擎，仿佛正在指揮千軍萬馬奮勇殺敵。雕塑台座上，鐫有“何挺穎烈士永垂不朽”九個金色大字。

何挺穎何許人？漢中南鄭籍共產黨員、紅軍烈士是也。

1925年，何挺穎投筆從戎，加入中國共產黨。北伐戰爭中擔任團指導員。1927年9月參加秋收起義，協助毛澤東“三灣改編”。在井岡山鬥爭中，親自指揮黃洋界保衛戰，“一門迫擊炮、一發炮彈退敵兵”的奇蹟，就是在他的手中創造。可惜的是，1929年1月，在轉戰贛南的戰鬥中，何挺穎壯烈犧牲，年僅24歲……一代漢中俊傑，荏弘化碧，英名永存。

漢中開漢業，漢中多人傑。遠古與今朝，璀璨人文，浩如烟海。

大美漢中，值得尋訪，值得穿越。

（作者系中國作協會員）

仙女山的风

□ 大木子

“什麼時候上的山？建華兄。”“昨天，哎！重慶熱，這里涼風繞繞，安逸。”在仙女鎮碰見老熟人邵建華，他一下子點出了仙女山夏日的涼爽——風。

風，這仙女山調溫的手，迎來了全國各地特別是重慶避暑納涼的人們。

炎炎夏日里，在仙女鎮的街頭巷尾、東西南北，每一寸土地上都躺着一個“涼”字，這“涼”用山上的“風”在輸送，山上的綠地、花草、森林、雀鳥雖處炎夏七八月份，却好似置身于山下三四月的季節，到處碧草天藍、鳥語花香，特別那遍布的涼爽與愜意，使人們臨夏如春、清涼舒爽，有人說這就是仙女山的魅力，這兒的仙女常化作清風陪伴在人們身邊。

按常理，山高自然涼。我認為仙女山的涼似乎另有玄機，建華兄對仙女山情有獨鍾，當年他在區旅遊公司當過副總，我便問他，山上的風從何來，這空氣中流動的涼爽，好似原因特別。

“這種風，當然特別，不然，怎麼會送你上青雲？你找找吧！”他有些神秘又似在点拨。

看着旅遊車、公交車及各種私家車，一輛接一輛，牽起線線在穿梭，絡繹不絕地吞吐着如螞蟻般的人群，我以為是這些車這些人流動的風，可他們的風分明帶着熱氣啊！他們倒是來找涼的、找那特別的“風”的。

仙女鎮流行的羊肉火鍋、豆花飯、土雞湯，尤其是這夏季產出的嫩包谷及各種新鮮蔬菜，這也像是風呀，它們不僅招待着南來北往的遊客，還把“新鮮、原生态、綠色食品”吹到全國各地。那種舌尖上的風看不見，却時時縈回在人們的食欲口味里。

仙女鎮那色調優美、造型別致、風格各具的洋房、別

墅、民居小區、商業樓盤，也是一種風吧！那些建築與綠樹的搭配，人居與自然的融合，仿佛處處打着清爽適宜的標籤，每個窗口都吹拂着自然的元素，那個銷魂的“涼”可謂睡在里边、玩在里边、吃在里边的生活天堂。七色花園、仙女天街、時光小鎮、仙山流雲，哪一處不是“風兒輕，月兒明，樹葉沙沙沙……”

仙女們的衫、仙女們的裙，直接转化着身于现实中姐兒、妹兒們的漂亮身材，大妈、奶奶們也寬裙大袖、萬分飄柔，至於仙女鎮的爺們，老中青少都喜欢飄着文雅的襯衫、T恤等衣褲彰顯輕鬆自在、休閑適宜，少有几个光膀子着膝蓋褲逍遙于夜市攤上，尽情放下凡塵，品燒烤、嗨啤酒，讓夜風在身上抚摸个够。

仙女山上的雲、仙女山上的雨都帶着風，它們幻化成詩、畫，飄在仙女山人的窗口、陽台、月下，還有他們的夢里。

“站在仙女山文化接待中心，你選個角度試試，看千峰相圍、泗水歸槽，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理？”在一个老者的提示下，我突然看出了什么。

前方兩公里外，不是有一个碩大的天生橋群嗎？它正處四山相抱的中央，那些千萬年的山勢、雨勢、水勢，會朝着中間那個漏斗一樣的地方流去，漏斗穿透到了地心，帶走了泥沙，剩下的地質露出了喀斯特的風骨，溶蝕成了帶有國際范的自然奇觀，人們把這鏤空的岩體叫“天生橋”，這天生橋實際是一個由三座形似石橋的岩體相互依連的橋群，人們賦予了它們漂亮的名字，叫龍橋。而此時水以瀑布、溪流等形式在橋下流淌，時而舒緩，時而湍急，繼而又抑揚頓挫，如一曲“風”的歌唱、一曲“母親的樂章”騰越在山谷。它被所有的人慕名、傾心，人們從四面八方趕來參觀、朝拜，它刮起了意外的“國際風”，聯合國教科

文組織把它寫入世界自然遺產，中國人把它當“重慶名片”的“靚麗風”。

山不在高，有仙則名，這兒的山也算高吧！平均1200米的海拔，集原始森林、草原、溶洞、溪流、瀑布於一體，有着險、秀、雄、奇、幽等众多景觀特色，植被是西南綠色基因庫的“寶藏”，水质是国家自然保护区一级水优良“标准”，空气中的负氧离子是重庆中心城区的100倍，而仙女流传的美名，就更是让人浮想联翩、夜不能寐。

是的，那云中仙女，那美丽而多情的仙女，谁不踮着脚尖仰望，而今仙女已经下凡，她已来到了人间。

好风凭借力，我要上青雲，这是苏东坡的话吧！

仙女鎮人，等來了“風”，這是他們前世今生的緣。他們眼光如風、思想如風、行動如風，張二毛家的荒草地流轉變成了“芳草地”，李大狗家的柴山林變成了“雪嶺仙山”，王么妹家的石梁子變成了“富雅雲莊”，教書匠傳建銀說：“過去的洪荒地成了如今的金山銀山，過去的鄉巴佬成了當下的城裏人。”仙女鎮人憑風而上，他們實現了“我欲上青雲”的志向。

建華兄是當年開發仙女鎮的第一批年輕幹部，因開拓創新出色，他被調任市里工作了。前年退休後，平時就待在市里，夏日他便上山歇涼，冬日便來山上滑雪，對於山上一年的森林節、音樂節，他更是不想錯過，他那顆年輕的心永不褪色。

“找到了嗎？你尋的風。”建華又問。

“找到了，它哼着悠揚的曲兒，不僅在山上，還流在我的心里。”我回答，並指了指那有水就有風的地方，一朵祥雲邊正冒出一彎新鮮的月兒，一半邊清暉好像建華風中的嘴，把笑歪得老高。（作者系重慶市作協會員）